

石

匱

書

石匱書卷第七十七

明 劔南張 岱著

蹇義安原吉列傳

蹇義蜀之巴人也初名瑤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 太祖見瑤名問曰汝蹇叔後乎瑤叩首不敢對 太祖嘉其為實即御書義字賜瑤名一考當調命滿九載曰朕且大用義 太祖崩建文庶義名起陞吏部右侍郎靖難後轉左逾月陞尚書代張純

時盡改建文諸例一復洪武舊制義從容為 文皇
言損益貴適時宜間舉數事陳說本末 文皇喜義
忠朴或遂諧義不忘建文 文皇曰不忘舊君亦其
義也永樂二年無詹事七年巡幸北京佐太子監國
義明典故識政體不動聲色事皆逆刃而決九年考
滿賜宴獎諭十年父喪歸里服闋詣北京謝遣中官
護送還京明年從太子朝北京十九年三旻災特勅
廷臣二十六人巡行天下義及給事馬俊巡應天諸

郡問民間疾苦考察黜陟文武吏出太甚者數人還
吏部二十年 文皇北征坐東宮事義興楊士奇同
繫詔獄尋釋洪熙登極首晉義少保兼尚書吏二俸
歷晉少傅少師賜義繩愆糾繆銀圖書一諭曰朕有
過舉即具疏用此封識及草黃文簡詰 仁宗特增
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忘又
白諭曰此寔朕心未幾又製塞忠貞印賜之義忠厚
不敢專斷每承顧問嘗持兩端不能決楊士奇謂義

過思以諸葛恪譏之義應曰事不熟慮恐貽後悔

帝咲曰義士奇所言皆是楊榮或詆義語聞 帝

不直榮義頓首言榮無他即左右有譏榮者願 皇

上慎察 帝笑曰卿乃長者宣德初從征高煦軍中

進止多從義決時議棄交趾義力爭祖宗疆土不可

棄 宣帝不聽命擇人使交趾義舉伏伯安 帝問

原吉對曰不可義曰伯安有辨才必稱所使 帝又

問士奇對曰伯安有穢行無學術遣使必辱國 宣

帝從二人言不遣伯安義亦不以二人為異已宣德
三年從巡邊還 宣帝顧蹇少師老不欲煩以部務
勅曰卿事祖宗積勳誠朕副統尤資贊輔今春秋
高尚典劇司非所以優老待賢唯師保官寅亮為職
可輟部務朝夕在朕左右討論至理卿其益展嘉猷
用稱朕眷倚老成之意明年夏郭進代尚書事又賜
義忠厚寬弘銀印一七年命有司治第八年以義一
品九年賜宴禮部 裕陵即位義齋宿得疾越五日

卒年七十三贈太師謚忠定當時稱名臣者必稱蹇
夏與蹇義同時者又有夏原吉焉

夏原吉楚之湘陰人也太夫人夢三閭大夫降其室
而生自幼端愿好學出入鄉閭其長老皆忘年賓禮
之領鄉薦游太學選入禁廡書誥授戶部主事尚書
郁新奇之與商確諸同事劉即中者忌原吉會劾忌
事諸司高帝命宥之新請必罪高帝怒問誰教
汝新免冠謝得已劉即中因奏果人教尚書者意中

原吉 高帝問新為誰對曰堂後書美生教臣：愚
過聽萬死 帝下書美生獄劉郎中又奏原吉專尚
書柄言前事寔原吉教尚書 高帝曰聞原吉能佐
尚書汝願欲陷之耶劉郎中與書美生皆棄市建文
嗣位陞戶部右侍郎明年充採訪使巡福建未幾移
鎮蘄州請難後轉左或言原吉建文用事人不宜大
用 文皇曰原吉忠於 太祖以故忠於建文又豈
不忠於朕耶逾月進尚書永樂元年吳浙大水遣原

吉視水因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湖嘉三府
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太湖綿五百里納杭湖宣歙諸
山水注激山諸湖入三泖項浦巷湮塞匯流漲溢傷
害苗稼拯治之法宜浚湖松諸浦港泄其壅淤以入
於海吳松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
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潮汐沙泥淤積旋疏旋塞自
吳江長橋至下浦界約百二十餘里雖稍通流多有
淺窄又自下界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

沙壅障茨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且
灑沙淤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劉
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
廣川浚流空疏吳松江南北兩岬安定等浦港引太
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海松江大黃浦乃
通吳松要道下流壅塞難即疏浚傍有范家濱至南
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濶上接大黃浦以達御
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跡俟既開通相度地

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脩圩岸以禦暴
流 文皇從之役夫凡三十萬原吉布衣徒步日夜
經畫暑不張蓋歲飢奏發粟三十萬石賑濟二年還
朝復出治水：洩農田大利召還部時賞功封建征
夷下番營北京費億萬計皆取給於原吉從 文皇
北征兼掌行在吏部兵部都察院事八年 文皇北
征輔太孫留守北京總理行在九卿事諭曰朕以房
玄齡視卿：宜盡心輔導時京邑諸司草創原吉每

旦入朝獨近衣前叅決機務退至政事堂即官御史
披案環立原吉口應手判事皆就理危駕還京尋令
侍太孫周行鄉落取蠶忝進太孫曰願斂下味此九
年滿考宴便斂諭廷臣曰原吉 高祖養成德器欲
觀古名臣此其人矣命與姚廣孝監修國史十一年
危北巡侍太孫居營後十四年侍太孫還南京十五
年從幸北京十八年宮斂成命召太子太孫於南京
十九年三斂災詔求直言者輒云都北京不便主

事蕭儀言尤峻 文皇怒殺儀曰吾與大臣忝議數
月言遷都便言官遂劾諸大臣 文皇詭言官大臣
干門辨難遷都利害都御史陳瑛罵言官白面書生
不知大計 文皇令左右問衆議云何原吉曰臺諫
職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侷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
臣等萬死罪再問對如初 文皇說盡釋言官大臣
文皇御便殿闕門每召原吉語移時左右莫得聞退
則怕、若無預者交趾平 文皇問陞賞孰便對曰

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 文皇從之西
番僧大寶法王來朝 文皇欲郊迎之原吉曰夷人
慕化遠來宜示以君臣大禮設使萬乘一屈下必有
走死而不顧者矣 文皇咲曰卿欲效韓愈耶乃不
出迎他日西僧入見便殿 文皇命原吉拜原吉對
曰王臣雖微序於諸侯之上况夷狄乎臣恐一屈膝
有辱 天子大臣死不敢奉詔 文皇又咲曰卿過
揚勅之拜獼猴遠矣十九年議征北鹵原吉獨言頻

年師出無功內外俱疲况 聖躬少安尚須調護慎
勿輕出 文皇怒出原吉塞外治粟籍原吉家入籍
者唯賜鈔千貫餘皆布衣元器即日召原吉還 文
皇問征國得失原吉歷陳往鑿謂當內治不宜勤遠
畧執不變坐繫內官監 文皇竟北征阿魯台及兀
良哈明年又征阿魯台又明年又北征還至榆木川
不豫顧左右曰原吉愛我原吉愛我計至太子走繫
所呼原吉哭曰楊榮至 父皇賓天矣原吉伏地哭

不能起太子即位復原吉戶部尚書會母喪乞終制
昭帝曰卿老臣宜共濟艱難卿無母我有父乎如卿
辭職朕亦不當在此不允立太子進少保尚書如故
洪熙元年冬無雪帝作憂民吟屬原吉和時李時
勉廷諍激帝大怒言時勉常朝辱朕原吉曰時勉
小臣豈能損聖德願少霽天威下法司議罪未晚尋
帝崩昭后詔急迎太子留原吉佐襄王居守太子既
即位時密咨原吉原吉亦屢有建白宣德改元漢

無人反指原吉徵赦祖為奸臣首 宣帝夜召諸大臣議原吉免冠頓首曰臣罪當死 帝曰彼借卿為兵端耳命坐屏左右密議楊榮首勸親征 帝難之 顧原吉對曰往事可鑒臣見所遣將語臣兵事輒泣 臨事可知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聲有奪人之氣也榮言是 帝意遂決三年賜範金銀印曰含弘 貞靖曰謙 齋曰後天下樂從巡邊還 帝念吉老 勅輟部務俾專論道左右明年夏召郭咨代原吉是

冬從閱武郊外原吉生日帝繪壽星圖為詩賜之

五年春卒贈太師謚忠靖原吉天性寬平酌大體畧煩苛以故教興大從供餉贍給而民不繹騷人無識不識皆謂忠靖公長者每朝回若有不豫色者夫人問之曰吾欲進諫思所以悟上未獲故悒耳又

嘗撫案歎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夫人問之忠靖曰吾所批者歲終大辟奏也死生判於此矣吾忍輕下筆耶一日忠靖飲歸夜半過闕門雪大寒甚隸人請勿

下馬忠靖獨下馬走雪中曰君子不以冥：墮行呂
震常於帝前短原吉柔奸震為子求官帝問原
吉：稱震有守城功陳瑄靖難初欲殺吉：力為瑄
才總漕運周忱為長史或為為郡守吉言郡守不足
展其才忱得性侍郎巡撫或問原吉量可學乎原吉
曰吉幼時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
則不與人較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
事有吏污吉金織賜衣懼而逃原吉曰污可浣也何

懼為又有壞吉所寶石斫者驚遣無措吉召吏曰成
毀有數吾未嘗惜此慙遣之世服忠靖雅量比之王
子明韓稚圭為吉治水東南時湖州慈感寺橋下大
蚌一珠常有蛟龍來攫忠靖宿寺中夜有老人訴曰
家此久被隣豪來奪吾女請大人一字為鎮吉書一
詩與之及至松江夢一甲士訴曰鄰女聘久無大人
手筆抵塞不肯嫁請改判吉曰是慈感寺女耶甲士
曰然吉叱之去次日牒於海神雷雨大作一蛟震死

及還朝 帝問狀對曰此陛下威德百神効靈臣何
能焉 帝悅楊文貞請錄付史館 帝以事涉幽恠
不允

石匱書曰 襄忠定夏忠靖皆 太祖所造就人材以
貽厥孫子者也 其裨身也肅而括其操心也堅而凝
老成持重雖泰山崩於前而屹乎不之動焉使 建
文嗣統而以天下大事一以委之二人則寧致有革
除之變乎哉嗟乎 遜國有才 遜國不能自用 乃卒用

齊黃而不用蹇曼豈非天哉

石匱書卷第七十八

明 劔南張 岱著

三楊列傳

楊士奇本名遇以字行江西泰和人生一歲而孤從其母改適羅性：為德安同知伏獵祭祀率其諸子獨遺士奇士奇恠之間母得故因搏土做主書其三世先人容祀空廨中旦入焚香作禮時：泣下性覘知大奇之性坐累謫戍士奇竟與母歸家益貧力學

自奮遇有古書雖殘編脫帙無不撈取十五授徒里
中踰年從游甚衆弱冠游章貢章貢令重之請攝琴
江教事琴江令邵子鏡一見相好子鏡為人庶介而
稍豁刻士奇常有規正頃之遭誣亡入武昌變名立
可容江是間建文初以博學徵入史館纂修高祖
定錄吏部考第史館諸儒尚書張統得士奇文大驚
以為王佐才奏第一除吳府審理副明日復召入翰
林靖難後改編修入直文淵閣與密勿時初建閣學

士解揚諸公以機敏承眷顧士奇獨特重慎事未嘗以賢智先人議大政審衆而折其衷又廉靜寡慾有文學能經籍上益受信是年廣東布政徐奇至京師將有所遺於廷臣或得其疏記檄聞上點首召士奇至前出示之曰曷遺爾對曰徐奇往為都給事中雅游諸臣即臣亦交奇之官衆作詩文送之臣適病未能今有所遺蓋酬昔貺臣之見遺臣以病也上曰爾時不病亦作送否對曰不敢異衆上曰然

則曷遺諸大臣對曰諸大臣受外臣餽臣素不聞殆
竒意為之今受否尚未可知抑其所列不過嶺外土
物而已無貨賄上取疏記焚之二年無中允上
巡幸北京輔太子監國每為太子言尊君順親之道
而太子日見親信後上頗不理於太子召士竒問
之士竒枚舉皇太子孝敬誠慎教事以對上曰亦
子道當然對曰古聖賢亦盡其所當然者耳且太子
天資高有過未嘗不速改存心以愛人為本將來必

不負 皇上付託 上說十二年正旦日食 文皇
問百官正旦日食百官行賀與否尚書呂震曰日食
與朝賀不同時常賀侍郎儀智曰同日宜免賀士奇
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宋仁宗元旦日食富弼請罷宴
徹樂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恐為中國羞
後有自契丹還者言函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之 文
皇曰君子愛人以德士奇與智言是也遂免賀又安
十四年 帝在北京聞高煦有異志還京欲發其事

獨召士奇問曰昨問蹇義漢府事義對不知豈諱之
耶士奇對曰臣與義俱事東宮故外人無敢與臣等
言者但漢王始國雲南不肯行政青州又不肯行今
知將徙都北京唯欲畱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唯陛
下善處之使早有定所全父子之恩為永世利 帝
默然起還宮後東宮為二王所構宮僚咸得罪下獄
上終春士奇釋勿罪及仁宗即位陞禮部侍郎華蓋
殿學士奏事 上望見士奇來嘆謂蹇義曰新華蓋

殿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竒奏言寬卹詔
方下而傳旨賦北京山東東八十萬勛為香炭與詔
意戾上大喜立減十之五有頌海內治平者上
示諸大臣士竒曰流徙未歸瘡痍未起何得言治平
乎願上留意九月呂震言於帝曰今喪服已踰
二十七日請如太祖倣漢制易服帝未答震退
編語群臣易吉服士竒謂震曰今未可比此例蓋洪
武中有遺詔且仁孝皇后崩成祖皇帝仍素衣冠

經帶者數月令上於皇考可遽即吉乎震厲聲
曰朝廷事偏爾執尚書奏義無取二說群臣皆素
衣冠黑角帶遂以聞帝亦未答明旦帝素冠麻
衣徑出視朝文臣唯士奇武臣唯英國如帝服罷
朝帝諭左右大臣曰梓宮在殯吾豈忍遽易士奇
所執足也士奇持論剛果每與兵部尚書李慶禮部
尚書呂震相忤上憐士奇孤立曲為調劑和輯之
復謂士奇曰繼今令有不便唯恐與朕言李慶革不

識大體不足語也洪熙元年命士奇尚書禮部復改
兵部士奇辭曰臣為少傅大學士已踰分尚書一職
更不敢當帝曰黃淮金幼孜皆三職卿獨二職人
將謂何士奇請辭俸曰尚書月俸六十石可養壯士
六十八臣受二俸已過分安放復加尚書蹇義言宜
聽辭學士俸士奇言辭祿當辭厚何用取虛名帝
曰朕成卿志乃聽辭大理少卿戈謙數言事呂震等
奏其責直士奇進曰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唯陛下

容之 帝猶不憚士奇又進言曰陛下有詔求言：

不當者必加罪四方朝覲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

只謂朝廷不能容直言耳 帝惕然遂命士奇書敕

引過而待謙如故 帝常論科舉須兼取南北士但

北人學問不逮南人士奇曰長材大器多出於北方

豈但南人有文可用今試卷例緘姓名請外書南北

二字北卷取中十分之四則得其平矣宣德元年高

煦反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尚書陳山迎見請乘勝移

師彰德 帝問楊榮：「六力贊。」帝又問蹇義、晏原、吉義原言依違而已。榮傳旨令士奇草勅。士奇曰：「事當有定，今以何為辭？」榮曰：「今逆黨已言定，與趙謀何謂無辭？」士奇曰：「如此能服人乎？」乃往見蹇，蹇復見榮曰：「太宗唯三子，今上唯二，其有罪者不可恕，無罪者當加厚，庶幾仰慰。」皇祖之靈，榮以士奇言白。帝：「不憚而止。」乃言者攻趙益急。上召士奇問曰：「論趙事者日益衆，如何對？」曰：「今日宗室唯趙王。」

於陛下最親。帝曰：吾亦思之。今欲封群言，示之令自處。何如？士奇曰：火得一璽書諭之，尤好。于是趙王得書，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帝乃賜士奇文綺曰：賴汝不失親。詎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嫡孫嵩表，乞立為陳氏後。士奇與崇贊上決策，割棄交南兵戈永息。一日，帝立便殿，召士奇。有怒色，屏左右，語張瑛言崇畜馬甚富。令察之。皆邊將遺崇。大負。朕士奇對曰：崇屢從。

文皇北征典兵馬以故得接諸將今內閣臣知邊將
才否阨塞險易遠近及鹵情順逆唯榮耳臣等皆遠
不及 帝笑曰朕初即位榮數短卿：顧為榮地耶
士奇曰榮有敏才知大慮願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
使改過 上乃釋然六年七月夜且半 帝微行至
士奇宅士奇伏地言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自輕
帝笑曰朕思卿一言故來爾遂屏左右語良久乃去
士奇頓首曰白龍魚服誰識至尊萬一變起革轂倉

辛何倫 帝頷之還宮明日遣使密問車駕臨幸何
不謝對曰至尊夜出臣至今心悸何敢謝後由餘錦
衣衛獲二盜、殺八官捕急遂私約候車駕之玉泉
寺伏道傍作亂得寔以聞 帝嘆曰士奇言不虛正
統元年加少師皇太后大漸召三楊至榻前問朝廷
尚有何事未辦者士奇首對三事其一建庶人曾臨
御四年當命史官脩其一朝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后
曰曆日已革除豈可復用對曰曆行於一時萬世信

史豈可蒙洪武之年以亂寔后領之其二后亦首肯
其三方孝孺已誅 太宗詔收其片言一字者論死
乞弛其禁凡文辭不係國事者聽令存而傳之六年
麓川蠻反太監王振主征討命王驥為總督而以刑
部郎中叅之士奇贈詩有征蠻忽遠圖之句師雖有
功寔為南方大病八年士奇于稷坐事逮繫科道官
初士奇不能教子齊家何以事上士奇乞致仕 帝
優旨留之士奇感泣積憂遂不起卒年八十贈太師

謚文貞

楊榮建安人領福建鄉試第一建文二年成進士授
編修 文皇入金川門榮迎馬首曰殿下先謁陵乎
先即位乎 文皇啞然曰固當先謁陵已與解縉等
七八同闈入閣而榮年最少亦最警敏一日晚寧夏
報被圍 文皇急召七臣皆已出獨榮在示之奏而
曰爾後進也寧解此當發何處兵救榮對曰不須救
臣常奉使至彼：城堅人皆習戰今其發已十餘日

鹵必退矣但勅守臣固守及隣近諸城堡隄備足矣
夜半報至鹵圍解詰旦 文皇以報示榮曰何料之
審也永樂二年立太子陞左諭德仍兼侍講其秋召
對左順門嘉榮敬慎賜象笏頭公服二品金織紵
絲衣疾命中官御醫通夕守視時報病狀瘳入謝

上喜命更休息旬餘乃出五年命視邊甘肅還奏稱
昔 上手剖爪賜之自是以榮習邊凡三奉使榮有
父母喪並奪情 上三巡北京三征自獨榮與學士

胡廣諭德金幼孜扈從八年二月度野狐嶺至山顛
文皇召榮及廣指示山川形勢各於馬上賦平胡詩
榮有聖至尊居四海安天教我國自相殘之句未幾
諜知鹵首本雅夫里與其下阿魯台讐殺亟召榮諭
曰賊果自相殘尔詩其識也三月駕發凌霄峰榮與
廣幼孜及刑部侍郎金純夜失道幼孜墮馬廣純不
顧去榮下馬為整鞍轡掖之騎復墮鞍裂榮以所束
馬乘之而自乘孱馬竟反歷塹險中至千方見上

上遣人四索三學士及見大喜問故笑語幼孜曰此
中多狼介非榮詎能免乎榮謝曰僚友當然上曰
廣與純不僚友耶使掌護衛勇士三百不隸於諸將
賜駕前先鋒銀牌榮還京請終制賜金幣馳驛勅中
官護行趣歸既至復榮家自是兼命輔導皇太孫是
時中外祥瑞數見侍臣數進詩歌賦頌上親第其
高下黃封寶楮榮賜尤多命榮輯周程張朱諸書統
會成編賜名性理大全十八年進文淵閣大學士北

京營建規制多出崇磚石灰礫之庀崇悉識理示後
亡何三疑災崇直入麾衛士遷御書圖籍 上喜賜
銀酒鍾古銅器始 上簡七臣為親臣其後多坐輔
監國得罪雖士奇至慎不免下獄獨崇與廣幼孜

上內嚮之崇尤以警敏見親稱學士而不名二十二
年三月復征北鹵 上崩榆木川崇密議秘不發喪
召匠入液錫為枰 戒摧殮而銅之殺匠以減口令
上食如常儀時議或欲假他事作勅用寶馳報者崇

曰帝在稱勅今稱勅詐也罪孰當之次觀羊峰崇
先馳訃皇太子八月至京仁宗蒞祚進太子少傅
兼謹身殿大學士復賜勅曰先帝崩殂六軍在外
卿盡忠謀鎮定果斷兼際荒悼報卿甚微其加賜金
幣寶鈔白米特晉工部尚書前官如故三俸俱支卿
當領服其冬初護塋山陵元年勅修大宗實錄命
崇總裁辛巳仁宗升遐時皇太子守南京中外洵
崇奉皇太后懿旨馳往迎至德州謁見宣宗即

位益推心委任閏七月初修 仁宗實錄復為總裁
宣德元年初修歷代臣鑒外戚事鑒皆總之八月漢
王叛 上召榮定計榮請親征曰彼謂陛下新立必
不自行故敢尔若出其不意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
臣請先行 帝從其計榮即晝夜疾馳至即合圍晉
軍士築土山：成而大駕至衆呼萬歲聲振城中漢
王遂開門出降改樂安為武定州二年二月賜乾銀
圖書五十一月皇長子生 宣帝親酌酒賜榮十二

月召至東苑詢訪時政三年 上遣中使賸各輔臣
士奇退朝閉門謝客榮獨賓朋滿座 上召榮問之
曰卿何不恤外議榮頓首曰臣日待形廷外人欲見
而無隙若不啓門延納天下士兵民休戚臣烏得而
知之 上悅八月扈從巡邊給內廐良馬師次寬河
遇鹵將入寇 上親帥師勦平之班師還京榮進平
胡詩十篇四年正月陪祀南郊端午節 上食鮓魚
賜榮勅曰南京進鮓魚朕獻 宗廟薦 母后尚食

方進朕肱賢臣念同饗之特旨賜卿備以醇酒思古
者君臣安樂有嘉魚之詠復制一詩見意食枸杞酒
勅賜曰服此可以延年益壽食石榴復賜之而副之
詩曰文詞淺近卿無吝改正五年進少傅仍兼二職
十年正月 上崩 英宗踐祚命護聖山陵復總裁
實錄進少師時王振用事欲諷退三楊曰朝事多賴
三先生顧三先生年高無如後何士奇曰某當鞠躬
盡瘁死而後已榮曰如其衰殘念退久矣政欲舉人

自代耳振退士奇曰公何得遽言此榮曰振厭我輩
矣片紙從中下曰某：入關則我輩束手而已薦而
得用固我輩人也遂疏舉陳循高穀苗衷三人士奇
服其敏正統五年二月從耕籍田禮成即上章請告
展墓詔降勅書諭遣卿其念先朝寵眷之隆及期而
未命中官阮江護行趣還京北上辛武林驛享年七
十計開 帝為之慟輟朝一日贈太師謚文敏
揚溥楚之石首人建文元年領湖廣鄉試第一明年

成進士校編修靖難後侍東宮陞太子洗馬東宮觀
漢書稱張釋之溥對曰釋之誠賢非漢文帝寬仁亦
未得行其志因采文帝事編類以獻東宮大悅時二
王巧中東宮，寮多得罪永樂十二年東宮遣使迎
上遊 上怒曰此輔導者之咎黃淮先至下獄楊士
奇金問繼至 上曰且有士奇問何人乃得侍太子
下法司訊詞連溥及芮善王愷遂下詔獄溥在獄十
年家人供食久數絕糧不能繼又 帝怒叵測日與

死隣溥但日夜讀書不輟同繫者止之曰事至此讀書何為溥曰剗開道死可矣五經子史讀之數周後晚年遭遇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獄中讀書之力也 文皇崩 仁宗釋原吉即釋溥出獄哭 文皇伏地不能起 上亦哭陞溥翰林學士 上欲近溥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左命溥掌閣事 上手閣印授溥曰朕用卿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如有建白封識以進宣德改元復還內閣 上召

溥語及治兵溥對曰兵貴訓練有方撫養得宜上
曰養之厚則得其心練之精則得其力若素不訓練
一旦驅之矢石間進退失措安望有濟三年扈上
出喜峰口征國四年上坐齋宮召諭曰朕每念創
業難守成不易夙夜惓惓常為憂惕近來群臣好進
諛詞令人厭聞卿宜勉輔朕溥曰臣不敢忘報稱
上曰直箴朕過報朕多矣溥曰直言匪難受之為難
上曰然是年秋以母喪去位詔奪情起復入弘文

閣是冬從巡塞上度雞鳴山六年 上坐文華殿三
楊並侍 上曰朕念 太祖創業垂統 太宗拯亂
濟危朕承鴻業夙夜不忘記曰先王有美而不知是
不明也知而不傳是不仁也用是撰述成詩揭之座
右朝夕省覽今以賜卿當亦思開創之難悉心輔朕
朕與卿等共凜先訓九年秩滿陞禮部尚書兼學
士十年英宗繼統溥復入內閣與士奇榮同知經筵
正統三年總裁 宣廟實錄成加少保晉武英殿大

學士溥言近年清鮮軍士北人苦瘴癘南人苦嚴寒
今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所在壯勇之人乃發戍南
方且洪武中犯死罪者不分南北發戍所以宥其死
而懲其惡永樂宣德以來憫其遠道艱苦留操近地
所以全其生以圖其用自今邊卒清鮮者宜悉從南
北所宜發戍十一年卒於官年七十五贈太師謚文
定時四朝賢相必稱三楊三楊者士奇以江西稱西
楊榮以居第稱東楊溥以郡望稱南楊正統五

年東楊光卒七年西楊卒十一年南楊又卒而十四年遂有土木之禍

石價書曰士奇似李文靖范文正而識稍泥滯似裴晉公而才小遜之溥似司馬君實陸宣公而文采不及又有言文貞之雅差近名文定之敦差近寔文敏之練差近術其然豈其然哉

又曰漢庶人之叛也非楊文敏之贊帝親征國事幾失矣其選師欲襲趙也非楊文貞之力止國恩幾

失矣。雖然，吾猶以文貞之功大於文敏焉。

石匱書卷第七十九

明 叙南張 岱著

周新列傳

周新字志新南海人初名日新 文皇嘗呼新遂為
名以舉人授大理評事有疑獄輒一語決白之永樂
初拜監察御史倅劾敢言人目為冷面寒鐵長安中
至以其名恐小兒轉雲南按察司改浙江至界見群
蚋飛馬首尾之榛中得一暴屍身餘一鎗一小鏃識

新曰布賈也收取之既至使人入市：中布一：驗
其端與識同者皆留之鞠得盜呂屍家人與布而置
盜法家人大驚新坐堂有旋風吹葉至異之左右言
以木城中所無一寺去城差遠獨有之新曰其寺僧
殺人乎而寃也往樹下發得一婦人屍他日有商人
自遠夜歸將抵舍潛置金叢祠石罅中旦取無有也
商白新：曰有同行者乎曰無有語人乎曰不也僅
語小人妻新立命械其妻考之得其盜則其私也則

客暴至私者在伏匿聽取之者也凡新為政多類此
新行部徵服視屬縣：官觸之收繫獄遂盡知縣中
疾苦明日縣人聞按察使來共述不得新出獄曰我
是縣官大驚錢唐令葉宗行者有無榛新徵行其解
惟見笠澤魚腊初從其家寄來者新袖少許出明日
召宗行飲出視之宗行卒新手書祭文入而哭之哀
人有遺新：懸置堂後他人受人遺者必問冷面寒
錢公知不也當此時也周廉使廉聞天下錦衣指揮

紀綱者最用事使千戶緝訪浙中千戶在浙中作威受賂會新入京過諸派即捕繫千戶派獄千戶逸出訴綱：更誣奏新上怒逮之既至抗聲陛前曰按察使擒治奸惡與在內都察院同陛下所命也臣奉詔書死：不憾矣上愈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作直臣死作直鬼是夕太史奏文星墜上不悅問左右周新何許人對曰南海上曰嶺外乃有此人一日上見緋而立者叱之問為誰對曰臣新也上

帝謂臣剛直使主城隍浙江為 陛下治奸貪吏言
已不見新姿幹高偉好學能文所至貧民冤繫皆喜
奸徒滑吏則戰魄落膽又稱生閻羅云初新未遇時
其妻縫紉自給及居官同官私屬內讎新妻荆布如
野婦盡慚其內容新沒妻獨卷遺衣書以歸新無子
楊信民巡撫廣東語人曰周志新當代第一吾黨莫
及也時周新妻以自縊新妻死浙江仕廣者皆賻葬
石匱書曰我明之以寬死者景中丞清于少保謙周

廉訪新三人者皆能見形于天子以自訟其寃其為
鬼也亦厲矣使後世之寃死者直鬼畫見畫能如三
人者比則後世之人主亦少知警乃竟冥冥無聞何
鬼之古靈而今不靈也嗟伯有為厲大猷不安立
明其欺我哉

石匱書卷第八十

明 叙南張 岱著

宋禮列傳 附簡芳金純周長

宋禮永寧人也以明經充貢補國子生洪武中諸生
以才能選者皆待以不次禮受山西按察僉事持法
嚴峻鋤奸剔蠹無少貸 文皇即位推工部尚書九
年二月命開會通河會通河故道四百五十餘里其
淤塞者三之一時用濟寧州同知潘升正言命禮發

山東六郡丁夫十餘萬開濬禮築壩於汶上之戴村
橫立五里遏汶水勿東流令盡出於南旺分為二水
四分南流以接徐沛六分北流以達臨清又相地勢
高下增修水閘以時啟閉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
尺為閘十有七而達於漳御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
六尺為閘二十有一而達於淮自是河成禮上言會
通河以汶泗為源夏秋霖潦泛溢則馬常泊之流六
入焉汶泗合流至濟寧分為二一入徐州一入臨清

河流清淺舟楫通塞係乎泊水之消長泊水夏秋有
餘冬春不足非經理河源及別引水以益之必有淺
溢之患今汶河上流自寧陽縣閘已築壩堰使其水
盡入新河東平州之東境有沙河一道本汶河支流
至十里口通馬常泊比年流沙淤塞河口空趨時開
濬沉沙河至十里口故道俱存不必施工河口常濬
者不過三里河宜築堰計百八十丈從之是年久濬
河南黃河故道先是河水黑歲為患築修隄防民用

因樊王河決大壞民田事聞詔發河南丁夫十萬命
興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蔣廷瓚相度開濬仍命尚書
宋禮董之禮曰奏曰近因衛河水患命臣相度措置
臣惟是衛輝至直沽視河岨低薄非止一處若不究
其源析其流但務修築隄岸恐水復衝塌不免屢勞
民力須定長久之計臣視會通河至魏家灣與土河
相連宜於彼開二小河以洩于河則無漫衍之患復
視德州城西北亦可開小河一道蓋自衛河岸東北

至舊黃河一十三里內五里舊有溝渠五里係古絡
三塗係平地今開通泄水以入舊黃河至海豐縣大
枯可入海凡四百五十七里約用軍夫三千餘八十
日可完 帝從之河成禮還京賜金帛慰勞有加十
四年營建北京命禮取材川芎又六年卒於官時有
蘭芳者以吉安知府坐事謫為辦事吏從禮治河果
有建明禮薦其才遷工部主事曰言天下之水惟河
為大故水患惟河為甚今於中灤分導河流使繇故

道北入于海河南之民免於昏墊誠萬世之利然緣
河新築護岸掃座止用蒲絕泥艸不能堅久不若用
竹編成大圈若欄圍然置之水中以椿木釘之中實
以石脚貫以橫木則水可殺堤可固而河患可息從
之專擢芳為工部侍郎芳山西人以孝廉起家有聲
譽凡日所施行夜必告母有未善者必杖責之芳謹
受教不敢違又有金純周長皆以治河顯金純泗洲
人洪武中國子生為文選郎中陞江西叅政召為刑

部侍郎扈駕北征歷禮工刑三部尚書所至有政績
淮泗間治水功最著卒贈山陽伯純寬和有容吏事
幹敏宣德三年夏暑勅法司疏獄純數會客宴飲言
官論純淹囚訟繫錦衣獄 帝念純老臣與致仕去
純在刑部獻陵嘗諭純及臺寺劉觀虞謙曰法司尚
羅織言及國事輒論誹謗甚無謂自今諸告誹謗者
悉勿治又嘗曰朕或嫉惡過甚處法失中卿等須執
正周長天長人有膂力善騎射從請難白溝東昌藁

城戰有功歷官都督治漕河卒贈萊陽伯謚忠毅

石墮書曰西北之水悉注於東南而以東南之粟帛財貨輓輸於西北以補天地之缺為會通河者其以洩西北之水而輸東南之粟帛財貨者也譬之於人如腸胃然稍有闕塞則水火為之不通病且在國矣宋司空輩治河如治病觀其抵掌談之如扁鵲垣見一方其肺腑盡見而手到病除無不見效古人舉事其有倫有脊也如此哉